十誦律/卷第 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四十一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四十一(第六誦之六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

明雜法之六

佛在舍衛國，爾時有比丘，不失男根得女根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應與滅擯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，不失女根得男根。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應與滅擯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迦尸國有婆羅門生一女，端正姝好，價直半迦尸國。此女嫁與婆羅門家，不久婿死，多有人來求此女，所謂大臣、大官、居士、薩薄主。是女人心樂出家，作是言：「我欲出家作比丘尼，不樂處俗。」即詣王園作比丘尼。諸弊惡人，聞半迦尸女出家：「我等今當劫奪取之。」復作是念：「諸比丘尼王所守護，若強奪者，或得官罪。若出家受具戒時，我等當道路劫取。」諸比丘尼聞是事，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從今聽半迦尸尼遣使受具戒。若有如是端正者，亦聽遣使受具戒。使受戒法者，

一心和合僧，是使從坐起，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胡跪合掌，作是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半迦尸尼，和上尼某甲。是半迦尸尼，遣我從僧乞受具戒。僧當濟度與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，僧憐愍故。』第二亦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半迦尸尼，和上尼某甲。是半迦尸尼，遣我從僧乞受具戒。僧當濟度與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，僧憐愍故。』第三亦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半迦尸尼，和上尼某甲。是半迦尸尼，遣我從僧乞受具戒。僧當濟度與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，僧憐愍故。』爾時一比丘，應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半迦尸尼，和上尼某甲。是半迦尸尼，遣使從僧乞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我當僧中問半迦尸尼使六法事。是名白。』應作是言：『汝半迦尸尼使聽，今是實語時，今僧中問汝，實當言實、不實當言不實。』問使言：『半迦尸尼先來清淨不？二歲學六法不？比丘尼為作本事不？比丘尼僧一心和合，作屬和上尼羯磨不？五衣鉢具不？半迦尸尼字何等？和上尼字何等？』『和上尼字某甲，半迦尸尼字某甲。』若未問事當問，問竟語言：『汝默然。』『大德僧聽！半迦尸尼某甲，和上尼某甲。是半迦尸尼，遣使從僧乞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。使說：「半迦尸尼先來清淨，二歲學六法，諸比丘尼已作本事，一心和合比丘尼僧作屬和上尼羯磨，五衣鉢具。半迦尸尼字某甲，和上尼字某甲。」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用使與半迦尸尼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。是名白。』『大德僧聽！半迦尸尼某甲，和上尼某甲。是半迦尸尼，遣使從僧乞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。使說：「半迦尸尼先來清淨，二歲學六法，諸比丘尼已作本事，一心和合比丘尼僧作屬和上尼羯磨，五衣鉢具。」僧與半迦尸尼某甲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。誰諸長老忍與半迦尸尼受具戒者默然，不忍者說？是名初羯磨竟。』第二更應說：『大德僧聽！半迦尸尼某甲，和上尼某甲。是半迦尸尼，遣使從僧乞受具戒。使說：「半迦尸尼先來清淨，二歲學六法，諸比丘尼已作本事，一心和合比丘尼僧作屬和上尼羯磨，五衣鉢具。半迦尸尼某甲，和上尼某甲。」僧與半迦尸尼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。誰諸長老忍僧與半迦尸尼某甲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者默然；誰不忍者說？是名第二羯磨竟。』第三更應說：『大德僧聽！半迦尸尼某甲，和上尼某甲。是半迦尸尼，遣使從僧乞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。使說：「半迦尸尼先來清淨，二歲學六法，諸比丘尼已作本事，一心和合比丘尼僧作屬和上尼羯磨，五衣鉢具。半迦尸尼某甲，和上尼某甲。」僧與半迦尸尼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。誰諸長老忍與半迦尸尼某甲受具戒。和上尼某甲者默然；誰不忍者說。是第三羯磨竟。』『僧與半迦尸尼某甲受具戒，和上尼某甲竟。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是使即應還比丘尼僧坊中，向半迦尸尼說羯磨，不應多不應少，亦應為說三依止、八墮法。餘殘戒法，和上阿闍梨當漸漸為汝廣說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一比丘尼，於迦留陀夷所作過失事，迦留陀夷遮是比丘尼不聽入寺。諸比丘尼語是比丘尼：「汝何不向迦留陀夷悔過？」答言：「遮我不聽入寺，云何悔過？

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不應遮比丘尼入寺，應遮自坊舍不應入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於比丘所作過失，諸比丘心不喜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比丘尼於比丘所作過失，是比丘應遮是比丘尼說戒、自恣、受教誡法。」佛如是約勅已，是比丘遮比丘尼說戒、自恣、受教誡法，餘比丘便聽，以是事故鬪諍起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是遮比丘應聽，餘人不應聽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於比丘尼所有過失。諸比丘尼心不喜，作是言：「我等比丘尼所作過失，比丘遮我等說戒、自恣、受教誡法。比丘於我等所作過失，誰能共語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比丘於比丘尼所作過失，比丘應還向是比丘尼悔過。」佛如是約勅已，比丘悔過向比丘尼，比丘尼不受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悔過向比丘尼，比丘尼應受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於迦留陀夷所作過失，迦留陀夷遮受教誡法竟出界去。諸比丘尼言：「汝何不悔過向迦留陀夷？」是比丘尼言：「遮我教誡法已出界去，向誰悔過？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比丘遮比丘尼，不應出界去。若出界，得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王園比丘尼，精舍有剃髮師與比丘尼剃髮，誘誑一式叉摩尼壞出家心，如是誘誑第二、第三人，以是事故尼僧減少。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剃鬚時應令一善比丘尼在邊立看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賃房舍，後責價時得苦惱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汝等出家，何以賃舍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諸比丘尼不得賃舍。若賃，得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以治身具治身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以治身具治身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諸比丘尼，不應以治身具治身。若治，突吉羅。」有比丘尼，便以瓦石手拳自治身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以瓦石手拳治身。若以是物自治身，得突吉羅。」佛言：「略說比丘尼，不應以一切物治身。若治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自恣時，兩部僧和合。爾時驅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出，自相謂言：

「汝等知不？何故驅我等出？今夜是等共集一處，各隨所喜共和合故。」諸比丘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從今比丘尼，不應夜來自恣。諸比丘尼，應早起來從比丘作自恣。」

爾時諸比丘尼多，五百餘人一一自恣，食時已過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諸比丘尼，不應一一從比丘僧自恣。應一比丘尼代一切比丘尼僧從比丘僧自恣。代自恣法者，代自恣人從坐起，脫革屣、胡跪、合掌，作是言：『比丘尼僧和合，禮大德僧足，問訊少病少惱起居安不？』問訊已作是言：『大德僧憶念！我等三月安居竟，我等今求大德說見聞疑罪。僧憐愍故，大德僧為我等說罪者，增長善法。』第二亦應言：『大德僧憶念！和合比丘尼僧稽首禮大德僧足，問訊少病少惱起居安不？』問訊已作是言：『我等三月安居竟，今求僧自恣說見聞疑罪。僧憐愍故，大德僧為我等說罪者，增長善法。』第三亦應言：『大德僧憶念！和合比丘尼僧稽首禮大德僧足，問訊少病少惱起居安不？』問訊已作是言：『我等三月安居竟，今求僧自恣說見聞疑罪。僧憐愍故，大德僧為我等說罪者，增長善法。』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一居士，請佛及二部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居士知佛受已，頭面禮足右遶而去，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。早起敷座，遣使白佛：「時到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佛及二部僧入其舍，諸比丘尼隨智慧多者先坐。是居士見佛及二部僧坐已，自手行水欲下飲食，助提婆達多比丘尼語居士言：「此比丘尼是第一上座，此是第二上座，此是持律，此是持阿毘曇。」居士言：「我等不知不識，誰是第一上座、第二上座、持律、持阿毘曇？多有飯食足飽一切，莫散亂語。汝若不止者，汝等起行食，我等當坐。」佛遙見比丘尼作是語，聞居士呵責，食後以是事故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尼隨上座次第坐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居士，請佛及二部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居士知佛受已，頭面禮足右遶而去，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。早起敷座，遣使白佛：「時到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佛及二部僧入其舍。有比丘尼，問一比丘尼：「汝幾歲？」答言：「小住，當問和上尼、阿闍梨尼、共活尼。」即往問和上尼、阿闍梨尼、共活尼言：「我幾歲？」和上尼等答言：「我等疑忘。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上座兩三人，應問次第坐，餘不憶念者但坐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，上山至阿練若處，欲受教誡故，遇賊剝衣裸形。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諸比丘尼應住聚落中待比丘。」比丘尼聚落中待，有比

丘入聚落乞食，從餘道還山阿練若處，日已向中，諸比丘尼垂當斷食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二人共行。」即二人共行。二人不知法，所可至處看彩畫舍。比丘問言：「汝等欲受教誡耶？」答言：「如是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遣二知法了了比丘尼受教誡。」即遣二知法了了比丘尼。是二比丘尼欲令一切比丘僧和合，我等當受教誡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須一切僧和合，隨所見比丘，應受教誡。」餘時到比丘所，有欲教誡者、有不欲者，不欲者便捨起去，諸比丘尼即便隨去。諸居士在僧坊者，作是言：「比丘尼欲行婬欲，比丘不欲故捨起去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不應起去。若不欲者應言：『我不能教誡比丘尼。』」

佛在舍衛國。諸比丘尼受教誡法，還說戒竟，明日詣僧坊不知報誰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隨受教誡比丘，應還報是人。」時是比丘尼門下立問言：「此中有是人不？」答言：「誰耶？」比丘尼言：「如此者。」「是事不應爾。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尼應問所教誡比丘名字、種姓，善好憶持。應問言：『某比丘和上、某比丘阿闍梨、某比丘弟子。』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比丘尼僧，得褠布施，諸比丘尼不受，作是言：「佛未聽我等畜褠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比丘尼僧受褠施，私亦受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乞食時，手持鉢食巷中行，屋上有毒蛇，屎墮食中。比丘尼噉是食，毒發垂死，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蓋覆食器上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背上負物，似畜生負馱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諸比丘尼，不應背上負物。若負物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客作華鬘，責價時受苦惱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汝等出家，何用客作華鬘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客作華鬘。客作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畜盛大便器，銅盤、澡盤、銅杓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畜如是器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畜銅盌盛大便器，銅盤、澡盤、銅杓。若畜，突吉羅。不犯者，畜銅水瓶、銅澡罐、銅蓋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尼作酒，居士言：「汝等出家人，何以作酒？」有少欲知足比丘尼，聞是事心不喜，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集僧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比丘尼不得作酒。作酒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婦人新來不久，其夫出行死，是諸婦人捨舍市肆，出家作比丘尼。作比丘尼已，賃舍與他住，後索價時受諸苦惱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汝等出家，何用賃舍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賃舍市肆。若賃與他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，著新踈衣，市巷多人中行，內身露現。諸居士言：「善女是名何衣？」答言：「是名新踈衣。」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云何著新踈衣，如王夫人、如大臣婦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著薄踈衣。著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在女人洗處浴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在女人洗處浴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諸比丘尼，女人洗處浴。若浴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，用澡豆浴身入女根中。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用澡豆浴。用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，水中逆行，諸比丘尼問言：「汝何以逆水行？」答言：「欲受觸樂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水中逆行。若逆水行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，畜雜色莊嚴鉢支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畜雜色鉢支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比丘尼畜雜色鉢支。若畜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比丘尼僧，得水精器布施，諸比丘尼不受：「我何用是為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比丘尼受水精器，作僧水器用。」

後二十法下

佛在舍衛國。有乞食比丘，中前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到乞食家入外門，不記識中門，內門亦不記識。還時錯入餘門，謂是出門。入已見一女人仰臥，此女人夢中失不淨，比丘見已慚愧還出。出已此女人夫來，見婦露身臥不淨出，即作此念：「是比丘必共我婦作非梵行。」便往捉比丘言：「比丘汝好耶？共我婦作不淨行。」比丘答言：「不作。」夫言：「何以入我舍耶？」答言：「我謂是可出門。」即罵比丘：「云何入我房戶謂是可出門？」是人即以手脚極打是比丘便放。打比丘聲故，女人即覺，語夫言：「作何物？」答言：「打比丘。」「何以故打？」「以汝故打。」婦語夫言：「此比丘於我無過，我自夢中失不淨。」夫即罵婦：「汝共作不淨事，云何不伏耶？」以手脚打是比丘，勞熟已捨去。是比丘大受苦痛已還去，以是事向諸比丘說。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乞食有二種：一者受請、二者不受請。若受請已欲受僧物分者，應捨乞食法已受僧物分。若不捨乞食法受僧物分者，得突吉羅。若受僧物僧物分已，故言：『我乞食。』者，犯妄語波夜提。不受請人若欲受請、若欲受僧物分者，應捨乞食法已受請、受僧物分。若不捨乞食法受請、受僧物分者，得突吉羅。若受請受僧物分已，故言：『我乞食。』者，犯妄語波夜提。」佛言：「從今教汝等乞食法，若比丘乞食時，應學行是法。若欲下床時，應徐下一脚，次下第二脚，安徐起。徐就架上取安陀衛，莫牽，安徐著。著已應左右看，齊正不？若不齊正者更應著，若齊正者止。徐就架上取泥洹僧，莫牽，安徐著。著已左右看，齊正不？若不齊正者更應著，若齊正者止。徐就架上取欝多羅僧，莫牽，安徐著。著已左右看，齊正不？若不齊正者更應著，若齊正者止。徐就架上取僧伽梨，莫牽，安徐著左肩上。徐徐取鉢，莫放地。徐取錫杖，不應曳地。向戶時，安徐推檀開戶徐出。出戶時，莫以衣觸兩邊。出已應左手牽戶扇、右手牽檀。若戶扇在右、檀在左者，以右手牽扇、左手下檀。下檀已應排看堅牢不？若不堅牢更閉，堅牢者止。若共佛行，應在佛後。應白和上，應右遶佛塔、聲聞塔已，徐徐瀉水著鉢中，莫使瓶鉢相觸。應安徐洗鉢，莫使有聲。不得挑水澆鉢底。若僧坊門閉者，應徐却檀開門，安徐出門。出門時，莫以衣觸兩邊。應徐以鉢杖著一處已，徐著一重革屣。應徐取鉢杖，應安徐在道行。行時莫拖曳革屣。近聚落已，徐以鉢杖著一處，應徐取僧伽梨著。著已應看齊正不？若不齊正應更著，若齊正者止。應徐取鉢杖入巷時，不得上下看，應直前。若遙見狂象、狂馬、狂牛、狂狗、狂裸形人者，應避道。若至乞食家，應好識外門、中門、內門相，入庭中住彈指。若無所得，應第二彈指。若復不得，應更三彈指。三彈指已，若得者，應兩手捉鉢曲身受食。若更餘處乞食時，應看日時節。若日故早更乞，若日時至便止。不應上下看，直視前行。若遙見狂象、狂馬、狂牛、狂狗、狂裸形人者應避。出聚落時，徐捉鉢杖著一處。徐取僧伽梨，中牒抖擻著右肩上，徐取鉢杖。若先到食處，應敷座床，取揩脚物、拭脚物、安水瓨、水瓶，應掃灑食處塗地。若和上、阿闍梨在食處者，若得好食，先與和上阿闍梨。與飲時莫令指入器中。若

在後者，應舉床座、舉揩脚物、拭脚物、安水瓨、水瓶，掃灑除糞還入房中。入房中時，應牽檀閉戶就床座，徐徐攝一脚，次攝一脚，結加趺坐，思惟法行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一長者有好蘆蔔，是長者為蘆蔔故，請佛及僧怛鉢那，佛默然受。知佛受已，還家竟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晨朝敷座往白：「時到，佛自知時。」佛與比丘僧往入其舍坐已，長者自手行水自行蘆蔔根，諸比丘嚼蘆蔔根作聲。有一比丘先是伎兒，見食作聲即便起舞。時有比丘笑，蘆蔔根從口鼻中出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云何使他笑如伎兒？」佛見是比丘作如是事、諸居士呵責，食已還去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是比丘：「汝以何心作？」答言：「以二事故：一者看他、二者欲令笑。」佛言：「為看他故無罪。為笑故，突吉羅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從今已若先未噉熟食，不得噉菜果。若先噉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新造祇洹竟，諸居士辦供具，多諸比丘來，千二百五十人。諸比丘亂入、亂坐、亂食、亂起、亂去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有餘沙門、婆羅門，次第入、次第坐、次第食、次第起、次第去。是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亂入、亂坐、亂食、亂起、亂去，不知誰得？誰不得？誰重得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從今日應次第入、次第坐、次第食、次第起、次第去。」時諸比丘次第入、次第坐、次第食、次第起、次第去，時默然入、默然坐、默然食、默然起、默然去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有餘沙門、婆羅門，讚唄呪願讚歎。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默然入、默然坐、默然食、默然起、默然去，我等不知食好不好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食時，應唄呪願讚歎。」諸比丘不知誰應作，佛言：「上座作。」爾時偷羅難陀少學寡聞，時為上座，佛言：「若上座不能，次第二應作。第二不能，第三應作。如是次第，能者應作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時諸女人次第請佛及僧，辦種種飲食。諸比丘食已，不唄不呪願而去。諸女人作是言：「我等女人薄福，誰當為我等唄呪願讚歎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亦應為女人唄呪願讚歎。若無淨人者，留上座四人住。」住時諸上座吐悶，問佛，佛言：「應語諸女人已去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一比丘名曼頭羅，是婆羅門種，出家作比丘患下，作是念：「云何數數用水洗？」佛言：「應以物拭。」拭時用一葉拭，拭已不淨，佛言：「應用兩重。」用兩重拭時，一重舒污手，佛言：「應截屈處。」時截處傷大便道，佛言：「不應截，應用一枚淨拭。」拭時擲棄著廁中，著已廁滿，佛言：「應著一處。」時淨葉、不淨葉共

著一處，取時污手，佛言：「右邊安淨葉，左邊棄不淨葉。」著一處時大聚，佛言：「除却。」除却時吐逆，佛言：「應安器。若滿，遠棄餘處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洗脚處嚼楊枝，後比丘來見不淨吐逆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僧洗脚處嚼楊枝？」呵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佛前不得嚼楊枝。和上阿闍梨前、一切上座前、佛塔前、聲聞塔前。溫室、講堂、厨下、大門前、廁邊安水處、小便處、浴室中多人行處，不得嚼楊枝。嚼者，突吉羅。不犯者，同歲比丘前不犯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有裸形外道病疥瘙，往語耆婆：「治我此病。」答言：「浴室中洗乃可得差。」外道作是言：「我是外道，裸形無所著，何由得浴室洗耶？」耆婆言：「頗有親里相識比丘不？」答言：「無。」耆婆言：「唯得浴室洗可差。」是外道即往到竹園，問新學比丘及沙彌言：「汝等何時浴室洗耶？」答言：「某日。」時外道屈指數日，或擲石數日、或作籌數日，若干日已過、若干日在。到浴日，來至入竹園，在一面立，看諸比丘云何入浴室洗，或有比丘著衣入、或有以泥塗身入。是外道即以泥塗身入，如似老上座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是上座比丘從何處來？」共相謂言：「上座來，與上座床。」即便與床，盛滿器水著前。汗出已，諸比丘亦與揩脚髀膊胸背。舉身揩已，疥瘙即除，身得清淨。清淨已，喚擔衣來與上座，是外道言：「汝等不好，用著衣為？」諸比丘言：「不善。」「將不與外道洗耶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露身不得揩，他亦不得揩露身者，兩露身亦不得相揩。比丘闇中不得作禮、不得禮覆面者、不得禮睡者、不得禮入三昧者、不得禮嚼楊枝者，自嚼楊枝亦不得作禮。自洗面不得作禮，亦不得向洗面者禮。自食時不得禮，不得禮食者。自縫衣時不得禮，不得向縫衣者作禮。自剃髮時不得作禮，亦不得禮剃髮者。自在高處不得禮下處、下處亦不得禮高處。佛前不得禮人、佛塔前、聲聞塔前亦不得禮人。大小便處、取水處、浴室乃至不安隱處，皆不得禮。在道行時不得禮，若至心欲禮者，語：『上座住，我欲禮。』若住者應禮，不住者不應禮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有客比丘暮來，次得空房舍。時床上有盤蛇睡，比丘不看便坐蛇上，為蛇所螫與蛇俱死。經五六日有青蠅出，諸比丘見蠅出入，共相謂言：「此房中有青蠅出，當入看來。」入已便見，作是言：「是比丘必坐是蛇上，為蛇所螫二俱死耳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教客比丘儀法。若客比丘到僧坊中，應偏袒著衣，著泥洹僧，高應下著，衣囊在右肩上，應轉著左肩上。若杖、

油囊、革屣、針筒在右手中，應移左手中。若欲大小便，應先外却已入僧坊，若得水洗足已入；若不得水，以草樹葉拭足已入。若門閉應求開門，若開應入；若不開，僧坊外有牆塹刺棘，應在現處立，一心淨持威儀，作大人相起他善心。若見舊比丘應問：『此僧坊中有若干歲比丘房不？』若言：『有。』即語：『開門。』已入又問：『是房中為有人不？』若言：『空。』應問：『用何水？』若言：『井水。』應索盥及繩掃篲，應開房戶彈指。若有毒蛇彈指令去，當徐往出枕、被褥、床榻、覆地物。出已應掃灑塗地，抖擻床席、被褥、枕、覆地物，覓蟲已還敷如本。洗脚瓮、常用水瓶皆著水，持革屣至水邊浣。拭革屣物捩曬已，捉革屣先拭前頭、次拭後、中拭帶。若水器在左邊，應左手取水右手洗足；若在右邊，右手取水左手洗足。洗足已著革屣入房，閉門下檀却坐繩床，先攝一脚、次攝一脚。攝已大坐正觀諸法。地了時應問舊比丘：『此僧坊中，有前食、無前食？有時食、無時食？何處有惡狗、惡牛、大童女、寡婦家？何處是僧羯磨學家、覆鉢羯磨家？何處可行？何處不可行？』問是事已，應行乞食。若客比丘欲去時，以灌繩掃篲還付本主，摒擋臥具，閉門下檀已去。」

佛在阿毘羅國。時新作僧伽藍，有比丘作匠，著僧伽梨輦石、輦墼、輦草、輦泥，以手泥壁。黑泥、糠泥、污灑泥壁，赤色泥、白色泥塗壁。灑掃僧坊塗地故污衣，著是污衣入聚落乞食。諸居士呵責：「有餘沙門、婆羅門，著淨衣入聚落乞食。是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著是污衣入聚落乞食，如壓油人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得著僧伽梨輦石、輦泥、輦草、泥塗壁，以手塗壁糠泥污灑塗壁，黑色、赤白色塗壁掃灑僧坊塗地。不得脚躡僧伽梨、不得敷僧伽梨坐、不得臥僧伽梨上、不得襯身著僧伽梨。著僧伽梨，如著僧伽梨法。著欝多羅僧，如著欝多羅僧法。著安陀衛，如著安陀衛法。以三種壞色作淨，不得著五種純色衣，除納衣。若比丘貧少衣，不能得割截衣，衣上安牒，若五、若七、若九、若十一、若十三、若十五、若過十五。若能得，應割截作僧伽梨、欝多羅僧、安陀衛，是為衣法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有大僧坊，初夜、中夜、後夜，多有客比丘，一切時來宿，晨朝便去。上座問下坐言：「何以無客比丘？」答言：「有。」「何以不來見上座？我等不知彼人來去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客比丘來，應先禮拜上座。」時彼僧坊有千二百五十比丘，客比丘一一禮拜過初夜，道行疲極不能得遍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問訊四上座。」有客比丘暮來問：「第一上座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在耆闍崛坊。」又問：「第二上座復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在毘伽羅坊。」又問：「第三上座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在貴守陀羅坊。」又問：「第四上座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在薩

多訶求坊。」往問訊時，道中有師子、虎狼畏，豹、熊羆、多羅剎等畏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隨所入坊舍中，即禮彼四上座。」禮時在大坊舍門外住立久，迷悶吐逆不樂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時得見上座者應禮，不時得見者則止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憍薩羅國阿練若處，有一比丘在中住。時賊來入僧坊，見是比丘在閣上，即遣人將是比丘來下。時彼賊主信敬佛法，作是言：「莫將比丘下，當看有火不？」言：「無。」「有食不？」言：「無。」「有水不？」言：「無。」共相謂言：「是沙門釋子清淨。看洗脚處有水不？」言：「無。」「看淨水瓶、常用水瓶有水不？」言：「無。」作是言：「將是比丘來。」即將來下，問言：「大德！有火不？」答言：「無。」「有鑽火具不？欲鑽火。」答言：「無。」「大德！我等飢，有食不？」答言：「無。」問：「有食器不？我欲作食。」答言：「無。」「大德！我等渴，有水不？」答言：「無。」「有取水器不？」答言：「無。」「大德！是沙門釋子清淨，有洗脚水不？有淨水瓶、常用水瓶不？」答言：「無。」又問：「大德！我欲至彼聚落，示教我道處。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又問：「時節早晚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又問：「今是何日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又言：「作唄？」答言：「不能。」又言：「呪願？」答言：「不能。」又言：「讚法？」答言：「不能。」是賊共相謂言：「此阿練若比丘，無一阿練若法，是比丘當不能自活故出家，當熟打之。」即以手脚打是比丘已捨去。是比丘大受苦惱，以是事語諸比丘，諸比丘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當教阿練若比丘儀法。應學是法，從今阿練若比丘，有人來先應共語，好正憶念和悅顏色，不應垂頭，應言：『善來。』應畜火及火鑽，應畜食、食器，應畜水、水器，應畜洗脚水、水器，淨水瓶、常用水瓶盛滿水，應知道知日、知時、知夜、知夜分，應知星宿，應學星宿法，應誦修多羅、毘尼、阿毘曇，應學解修多羅、毘尼、阿毘曇，應知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、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果。若未得者，應知誦讀，不應畜日珠月珠，如是法應廣知。應畜禪杖，如《瞿尼沙修多羅》中廣說，應修行之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阿耆達婆羅門擔釋俱梨餅，往到佛所與佛，佛言：「分與僧。」即分與僧已，在佛前聽呪願，佛為種種說法。諸比丘嚙餅作聲，阿耆達叉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沙門瞿曇教化一切弟子，皆能受耶？」佛言：「有受者、不受者。」婆羅門言：「實爾，瞿曇！有為法者、有為食者。」佛為阿耆達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時阿耆達聞佛說法示教利喜已，從坐起禮佛足右遶而去。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說法時、呪願時、讚法時不得食。食者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波羅[木*奈]國。佛中前著衣持鉢，入波羅[木*奈]城欲乞食。有一新比丘，中前著衣持鉢，先入城乞食。佛遙見是比丘在他門前，是比丘亦見佛，見佛已慚愧低頭。佛乞食還攝衣鉢竟，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我今日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見一新比丘亦著衣持鉢先入城乞食。我見是比丘，比丘見我故，慚愧低頭。」語諸比丘：「誰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？」是比丘慚愧，長跪合掌白佛言：「我是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見我故慚愧攝情。若見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及諸外道沙門、婆羅門，亦應攝情低頭，長夜得安樂。」

佛在舍衛國。長老欝提有共行弟子無恭敬心，入僧坊中亦無恭敬心。時長老欝提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共行弟子無恭敬心，入僧坊中亦無恭敬心。世尊！云何令弟子於和上有恭敬心？」佛言：「小住，欝提！我問汝時當說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已，語欝提言：「汝欲說者說。」欝提言：「世尊！我共行弟子無恭敬心，入僧坊中亦無恭敬心。云何令弟子於和上有恭敬心？」佛語欝提：「共行弟子於和上應生敬心，入僧坊亦應生敬心。應與和上鉢衣、戶鉤、時藥、時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壽藥。若和上作衣時應代作，浣衣時、染衣時、割截衣時、簪衣時、刺衣時、舒展時，皆應代作。若自不能者，應賃他作。若自不能盡作者，亦應借他。若能盡作者應作，不得閑住。」佛語欝提：「若和上欲浴室中洗時，弟子先應辦浴具，著薪著油澡豆。若和上入浴室時，弟子應持浴衣與，攝取所著衣，與床，應與水瓶授杖。若和上少力，弟子應手扶。若大羸劣，應負入浴室，應攝衣著一面、應坐著床上，以水瓮著前。若弟子欲洗時，應白和上向壁洗，應生病想、生藥想。」佛言：「和上汗出時，弟子先應揩脚，次揩膊髀、腰脊、胸背。若和上洗竟，應授衣與，取床取水器取杖，應以薪著竈中。若和上少力者應手扶，若大羸劣應負還房坐床上、應取浴衣舉、應授臥衣、應安大小便器、應安唾器。若弟子更欲洗，應白和上已洗。若最後浴室中洗者，應舉繩床著一處，舉水瓶、水坻，應以灰覆火，出浴室閉門下檸已去。若欲誦時，至三問能得者，應隨力從和上受，受已在一處憶念思惟。若得者誦，若不得者更問。明日應攝大小便器唾器，棄已應問和上：『須粥須食不？』若言：『須粥。』應安釜器、辦杓、辦匕。若言：『須食。』應辦食、應辦食器。若和上病者，弟子應看若活、若死，應覓隨病食、隨病藥，應取和上物作供養。若和上無者自辦，若自無者從他求，若無知識不能得者，乞食時得好者，應與和上。欝提！若僧與和上憶念羯磨、若與不癡羯磨時，應代和上去作是言：『僧與我和上憶念羯磨、若不癡羯磨。』僧與和上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下意羯磨時，弟子以法佐和上言：『僧莫與我和上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下意羯磨。』若僧已與和上作是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下意羯磨竟，弟子應言：『僧與我和上輕作羯磨，莫重作。』欝提！若僧與和上覓罪相羯磨，弟子應往言：『僧如法莫與

我和上覓罪羯磨。』若僧與和上覓罪羯磨竟，弟子應從僧乞：『輕作，莫重作。』若僧與和上不見擯羯磨、不作擯羯磨、惡邪不除擯羯磨，弟子應往白僧言：『不見教見、不作教作、不除教除。』爾提！若和上犯僧殘罪，應與別住、摩那埵、本日治、出罪羯磨，弟子應往言：『僧如法與我和上別住、摩那埵、本日治、出罪羯磨。』爾提！是弟子不白和上，不得教他讀經，不得誦經令他憶念、不得並誦。不白和上不得從他受法，不得授他法。不得從他受憶念、不得並誦。不得與他衣鉢、戶鉤、時藥、時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壽藥。不得與他作衣，不得使他作衣。不得與他剃髮，不得使他剃髮。不白和上不得一切有所作，除大小便及嚼楊枝、禮佛。爾提！若和上欲入聚落，弟子應授入聚落衣，應揲臥衣舉。弟子若隨和上入聚落，應取鉢杖僧伽梨，不應在前行，不應大逼近，不得並行。若師說非法者應諫止，若說法應隨喜。若說法時得施，弟子應取。若到聚落，應授鉢杖僧伽梨。弟子若在前出聚落，不應遠住，應取和上鉢杖僧伽梨。若和上共道行，弟子應取杖、取盛油囊、革屣、鍼綖囊。爾提！弟子應日日三時至和上邊：早起、食後、日沒時。早起時應除大小便器唾器，食後時應掃灑塗地，日沒時應持大小便器唾器著邊。」

爾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弟子於和上行如是法，和上於弟子當云何？」佛語爾提：「弟子作是行者，和上應教誦修多羅、毘尼、阿毘曇，與衣鉢、杖、戶鉤，與時藥、時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。若弟子作衣時，和上應佐作。若浣衣、染衣、割截、簪刺、舒展時，皆應佐作。若自不能、倩他；若自不能盡作，亦應使他；若隨能者盡佐作，不得閑住。若和上見弟子病時，應看若活、若死，應與覓隨病食、隨病藥。應取弟子物作，弟子無者和上與物，若自無物從他求與，無知識求不能得。若乞食時得好食者與。若僧與弟子憶念羯磨、與不癡羯磨，作是言：『如法與我弟子憶念羯磨、不癡羯磨。』若僧與弟子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下意羯磨，和上應如法佐言：『莫與我弟子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下意羯磨。』若僧已作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下意羯磨竟，應言：『輕作，莫重作。』若僧欲與弟子覓罪羯磨，應如法佐言：『莫作。』若僧與覓罪羯磨竟，和上應佐言：『輕作，莫重作。』爾提！若僧與弟子不見擯羯磨、不作擯羯磨、惡邪不除擯羯磨，和上應言：『不見教見、不作教作、不除教除。』爾提！若弟子犯僧殘罪，應與作別住、摩那埵、本日治、出罪羯磨，和上作是言：『僧與我弟子別住、摩那埵、本日治、出罪羯磨。』爾提！應日日三時教弟子：早起、食後、日沒時。早起教言：『莫近惡知識、惡伴、弊惡人。』食後教言：『莫近惡知識、惡伴、弊惡人。』日沒時教言：『莫近惡知識、惡伴、弊惡人。』若作非法應呵止。爾提！有三種呵止：一者不喚作、二者不共語、三者欲有所作不聽作。」

十誦律卷第四十一